



杀人伞案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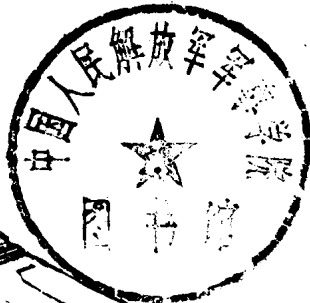
科学幻想小说集





杀人伞案件

科学幻想小说集



017764/22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武汉

杀人伞案件

本社编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32开本 5.125印张 103,000字
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6,300

统一书号：13106·54 定价：0.46元



叶 永 烈

奇特的谋杀案

深夜一点，滨海市各公安分局里的传真电报机，几乎同时转动起来。电报机里迅速传出这样的真迹电报：

“各分局注意：

两小时前，十一路地铁列车上发生谋杀案。死者陆宏，‘407’国防工程副总工程师。杀人犯已逃走。此案系政治谋杀案。请即对‘407’国防工程各主要负责人采取保护措施。杀人犯可能是一个秃顶、连腮胡子、左眉有一撮白毛、中等身材、约五十来岁的男人，持一把镀克罗米柄的黑尼龙伞，伞顶特别细尖。若有情况，即告。

606”

各分局一看是“606”亲自出马，知道这一谋杀案一定是重大案件。

“606”是滨海市公安局侦探处处长金明的代号。金明由于屡破疑案，名震滨海市，人称“诸葛警察”，意即诸葛亮再生。不过，诸葛亮虽然聪明绝顶，却未曾当过警察，所以人们在“诸葛”之后加了“警察”两字，把“诸葛”当着形容词使用

• 1 •

——“诸葛亮般聪明的警察”。

金明中等个子，瘦瘦的，人却很精神，眼睛似乎在不断闪射出光芒来。大约由于习惯于思索，他年方四十，眉间已有很深的“川”字纹了。他皮肤黝黑，大抵因为常在户外工作的关系。人虽瘦，肌肉却很发达、结实。他已有二十多年侦探工作的经验。从进化论的“用进废退”的观点来看，金明由于职业的锻炼，视觉、嗅觉、听觉都极灵敏，反应快，动作迅速、利索，而讲话却慢吞吞的，通常沉默寡言，只有在关键的时刻才讲几句。他是滨海市人，却能讲一口流利、标准的普通话，甚至还能象相声演员似的，讲苏北、重庆、东北、广东、福建话，也能象翻译人员似的讲一口流利的英语、俄语、法语和日语。白发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双鬓。

金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，跳起“华尔兹”来使许多姑娘着迷，能拉二胡、小提琴，会吹笛子、口琴，爱朗诵诗，喜欢下棋、游泳、踢足球，甚至会花样滑冰、骑马、射箭。他也会自己装配半导体收音机、电视机，会开摩托车、摩托艇、汽车，会拍照、洗印、放大。金明对文学、美术、历史、自然科学也略知大概。正因为这样，他还有一个雅号叫“博士警察”。

金明会抽烟，能喝酒，海量甚大，然而平时却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只有当工作需要时才一边给别人敬烟，一边自己抽烟，一边给别人斟满了酒，一边自己也大口大口喝下去。金明睡眠很少，习惯夜生活，越是到深夜十二点，眼睛越是闪闪发亮。

那天，刚过十二点，电话铃声就响了。金明一听，知道

这个紧急电话是从十一路地铁列车上打来的。金明了解车上发生谋杀“407”国防工程副总工程师陆宏的案件，眉头习惯地紧皱起来。他在一分钟之内，马上作出四项决定：

一、亲自出马到现场；

二、火速通知中心医院作好急救准备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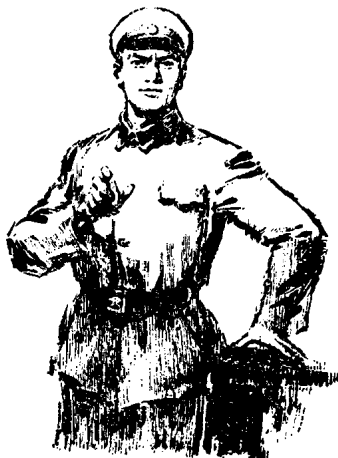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立即把发生谋杀案的那节车厢的门关闭，并把车厢拖到地铁的临时停车处；

四、命令助手小张把录像机镜头对准临时停车处那车厢的门，以便在现场侦查完毕后放掉乘客时，把乘客一一录像备案。

过了五分钟，金明就出现在现场。那时，发生谋杀案的3号车厢，已停在临时停车处。车厢的门紧闭着，乘客全部按发生谋杀案时的位置站在里面，听候检查。

陆副总工程师斜躺在椅子上。他那张宽前额、稍胖的脸变成青灰色，双目紧闭，颈软，头低垂着。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正扶着他。

这时，金明的另一个助手戈亮成了现场指挥，叫另几位警察拍摄现场照片。金明每逢这种场合，只是紧皱着“川”字纹，双手插在裤袋里在旁边看着，偶而同戈亮低声讲一、两句话。



戈亮在警察们拍好照片之后，朝金明看了一下。金明只是略微点一下头，戈亮马上就发布命令：“把陆副总工程师立即送往中心医院。”

这时，那位青年扶着陆副总工程师，想陪陆副总工程师一起去医院。

戈亮回过头，低声问金明：“不能放走这青年吧？”

谁知金明答道：“让他陪去，同时把所有的乘客放走。”

戈亮吃惊地问道：“把所有的乘客放走？”

金明又只是略微点一下头。

戈亮连忙说：“说不定杀人犯正混在乘客之中呢！”

金明的脸上，掠过一丝笑意，答道：“他？早就溜了！”

被伞尖碰了一下

那位青年背着陆副总工程师刚到地铁出口处，一架漆着红“十”字的白色微型直升飞机，已经停在那里。直升飞机只能坐四个人，金明、戈亮、陆副总工程师和那位青年一起上了飞机。

微型飞机直飞中心医院。

在路上，金明问那个青年道：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吴，叫吴英。”青年很有礼貌地立即答道。

“你是陆副总工程师的司机？”

吴英一听这话，脸上顿时充满惊讶的神色：“你从来不认识我，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司机？”

“这还不清楚？”金明露出难得看到的笑容：“你的眼睛四周的皮肤特别白，说明你经常戴墨镜。再说你身上微微有一

股汽油味。这两点加在一起，不就足以断定你是他的司机吗？”

这时，吴英的嘴吃惊地张得大大的，仿佛可以塞进一个大苹果。他非常佩服这位警察的眼力和判断力，刚才那拘谨的神态也就没有了。

滨海市已经实现输电地下化，所以地面上看不到一根电线杆，为直升飞机的飞行扫清了障碍。高楼大厦表面都刷有夜光漆，闪闪发光，在夜色中很易辨认。

没一会儿，直升飞机轻轻地在中心医院的屋顶上降落。手术室正好设在最高的一层——四十九楼，陆副总工程师立即被送到手术室里抢救。

这时，在手术室外一个小房间里，只剩下金明、戈亮和吴英。

金明对吴英说：“你们是在长江路那一站上车的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吴英的脸上，再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，眼睛和嘴巴都张得大大的，而额前的皮肤却紧皱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从那儿上来的？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？”金明的语气很平静地说道：“陆宏是在长江剧场看话剧《闪光》。长江剧场在长江路78号。你们在散场之后，就从地铁长江路那一站上车，打算回家。陆宏住在星星路1975号，你们是准备在星星路那一站下车。可是，就在从长江路到星星路的途中，发生了谋杀案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”吴英几乎是屏着呼吸，听完金明刚才的话，他讲的是那么准确，真的是料事如神。吴英又重复了一次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去看话剧《闪光》？”

金明依旧很平静地说道：“今天晚上，‘407’工程指挥部为了庆祝工程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工作，在长江剧场招待演出《闪光》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”吴英再次连连点头称是。

吴英谈起了事情的经过：

那天，“407”工程指挥部送来了两张票子。陆宏知道司机吴英是个戏迷，便把另一张票子送给他，却没有同夫人一起去看。临走时，下着雨，吴英要开小轿车去，陆宏说看戏不算公事，还是坐地铁去吧。再说，吃完晚饭之后，散散步，也是好的。天气闷热，倒是地铁里凉快。

看完戏之后，他们从长江路站上了地铁。陆宏和吴英坐在一起。吴英靠窗坐着。

列车风驰电掣般在地下铁道中前进。车厢里光线明亮而柔和，十分宜人。

忽然，陆宏喊了一声“唷”。吴英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坐在后排的一位旅客，不小心把雨伞的伞尖碰到陆宏的小腿。陆宏从小喜欢体育活动，曾是学校的足球队主力，如今尽管年已花甲，仍象运动员似的，夏天喜欢穿短裤。有人却笑他，穿短裤有失于科学家的风度，而陆宏却说：“我是科学家，也是运动员哪！再说，没有一条科学定律上规定，科学家不准穿短裤！穿短裤凉快，这本身就符合科学嘛。”

那位旅客倒很有礼貌，见自己不慎碰痛了陆宏，连连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

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”陆宏一点也不计较……

吴英说到这里，金明打断了他的话，问道：“请形容一下

那位旅客的相貌和那把雨伞的样子。”

吴英抓了抓头皮，思索了一下，答道：“秃顶，连腮胡子，中等身材，约五十岁左右，男人。那伞是尼龙伞，黑色，伞柄镀着克罗米，银闪闪的，伞顶特别细尖。”

“还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对了，对了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——左边眉毛上有一小撮白毛！”

戈亮在一旁用录音机记录着吴英的话。他跟随金明多年，用不着金明吩咐，总是自动做好助手工作，所以金明很喜欢他，破案时常要带他一起去。

“那位旅客在下一站就下车了吧？”金明又问。

“嗯，这个……我倒没有注意。”吴英说道，“我只记得陆副总工程师突然晕过去的时候，那位旅客就不见了！”

“从长江路站到星星路站，当中有十个车站——玉泉站、金光站、陶然站、流翠站、黄岗站、芳林站、公平站、铁井站、虎山站、春柳站，陆宏叫了‘甯’一声，是在那两个站之间？”

“……”吴英一下子答不上来。因为他不是侦探警察，从来没有象金明那样精确而细致地观察生活。说实在的，如果问他从长江路站到星星路站之间有几个站，恐怕也说不上来。



吴英又抓了抓头皮，说道：“我记得是在上车不久，刚开过一、两个站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在玉泉站或者金光站。”金明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离星星站还有八、九站，那位旅客当然早就溜掉了。”

戈亮这时想起刚才金明决定把所有的乘客放走，是非常正确的——因为罪犯早已逃走。再说，金明已嘱咐助手小张在下车时把所有的旅客录像，即使将来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根据录像查出这些旅客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里。金明常常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：“‘谨慎不是多余的。’‘诸葛一生唯谨慎。’”金明考虑事情，非常周密，无懈可击，总是留了一手，但又非常果断，常采取许多出人意料的措施。

这时，金明又问道：“陆宏晕倒时，列车在什么地方？”

这一次，吴英倒回答很清楚：“在虎山站与春柳站之间。因为陆副总工程师一晕倒，我就知道发生了重大案件。司机在列车到达春柳站之后，立即停车，并向春柳站的警察报告了案情。没多久，您就来了。”

金明从右手上取下一只电子手表似的东西——那是一只袖珍电子计算机，金明总是随身带着它。金明用大头针戳着袖珍电子计算机上的小电键，进行计算。没有多久，他对戈亮说：“根据地铁列车速度和每站停靠时间计算，从玉泉站、金光站到虎山站、春柳站，大约需要十分钟左右。”

吴英真不明白，金明为什么对伞尖碰了一下陆副总工程师这件事那样关心？这与陆副总工程师被杀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小腿上的小疙瘩

正在这时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位穿着白大褂、戴着白帽子和白口罩的人。他，就是中心医院的李大夫。金明从他那严肃的神色、呆滞的眼光中看出，似乎陆宏已无法挽救。

果然不错，李大夫在说话之前，把白帽子摘了下来，大家都预感到了不幸。

金明没等李大夫说话，便请他带大家到手术室里去。大家象李大夫一样，穿上了白大褂，戴上白帽子和白口罩。

手术室的四壁和地面，全是用白色瓷砖铺成的，显得格外整洁。无影灯射出柔和的光芒。

陆宏安祥地躺在手术台上，闭着双眼，脸色苍白，奄奄一息，生命垂危，看来已接近死亡的边缘，很难挽回。

金明掀开盖在陆宏身上的白被单，见全身都好好的，没有伤口，没有出血。

金明把陆宏翻了个身，弯下腰来，细细看着他的小腿。金明熟练地从衣袋里取出两样东西——只有橄榄那么小的一个袖珍手电筒和只有铜板那么小的一个放大镜。那手电筒虽小，点亮之后，却射出眩目的白光。戈亮马上过来拿着小手电筒，金明俯身细细用放大镜查看着。

突然，金明手中的放大镜停止了移动。他朝李大夫点了一下头，李大夫会意，拿过放大镜，细细察看着。

果真，小腿上的那一块肌肉上，有一点点异样：隆起一个比一粒人丹还小的疙瘩。

“立即用软X光检查！”李大夫说着，把一台机器推了过

来。那机器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，一种看不见的光线——软X光射线，照射到小疙瘩上。顿时，在荧光屏上出现一个放大的影像：在隆起的小疙瘩皮肤下面，有一个小小的黑圆点！

李大夫决定给陆宏动手术，揭开这黑圆点的秘密。

李大夫用铮亮的解剖刀轻轻划开陆宏的小腿皮肤之后，在血红的肌肉中，看到一颗银闪闪的圆珠子。李大夫借助于放大镜，才用镊子轻轻夹出这颗圆珠子，放在玻璃皿中。

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这颗圆珠子上面：它银闪闪的，只有圆珠笔尖上那小圆珠那么大！

“我看，是这粒小圆珠，在威胁陆宏的生命！”直到这时，金明才说出这句话。

李大夫同意地点点头。他打心底里佩服这位精明的警察——这小小的疙瘩，连他这位外科医生都没有注意！

不过，李大夫也有怀疑：这么小的圆珠，怎么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？

这时，金明却象两小时以前那样，眉头一皱，立即又作出四项决定：

一，他拿出身边的“6B”软铅笔，在白纸上写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通告，要戈亮马上用真迹电报发给滨海市各公安局；

二，继续抢救陆宏，进行输血和人工呼吸。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，陆宏手术室禁绝抢救小组之外人员入内；

三，慎重保存那粒小圆珠，深入进行研究；

四，有关案情严格保密。采取一系列措施，保护“407”

国防工程主要负责人，其中特别是要保护好总工程师苗雨林。

小圆珠的秘密

金明办公桌的小台灯，通宵未熄。

桌上，放着那玻璃皿。金明盯着那粒神秘的金属小圆珠，苦苦地思索着。

尽管金明几十年来侦破过一系列重大案件，然而，却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案件——由于是用雨伞杀人，这个案件被金明命名为“杀人伞案件”。

看来，破案的关键在于揭开那金属小圆珠的秘密。

一粒小小的金属圆珠，怎么会使一个人在十分钟之内就昏迷呢？这简直是很难理解的事情。

金明不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侦探福尔摩斯，不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·博阿洛，也不是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，金明是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里，采用现代化的设备侦破疑案。

金明简直象一位大学教授似的，有着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设备精良的现代化实验室。他认为，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侦探，是离不了各种科学书籍的帮助和各种仪器的指示。

金明的助手戈亮接受了特殊的使命，连夜到“407”总工程师苗雨林家里去执行任务。另一助手小张，帮助金明仔细研究那粒金属小圆珠。

这粒小圆珠是什么金属做的呢？既不允许切下一小块化验，也不允许把它加热、溶解，因为它是破案的关键，决不能在弄清真相之前把它损坏掉。

金明的实验室里，有一台精密的“无损物质分析仪”。这台分析仪通常只有在考古研究室里才有，因为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古物，如果要知道它的成分，也是一定要在不损坏原物的条件下进行分析的。金明把那粒金属小圆珠放在分析仪上，便见荧光屏上出现许许多多明暗相间的线——谱线。小张拿来了《元素谱线表》，一查对，那小圆珠是用贵重金属铱做的！

铱，银白色的金属。金笔尖上那粒银白色的小粒里，便含有铱。铱是一种很稳重的金属，几乎不与别的物质起化学作用。

为什么用铱来做呢？铱又没有什么毒性，不会致人于死命。

金明接着用X光显微镜观察那银白色的小铱珠，在放大屏幕上出现了真迹：这小圆粒竟然是空的，有两个很小很小的孔！

“这么说，它只是个容器。”小张猜测道，“在里面，装着毒剂。进入人体后，一受热，毒剂体积膨胀，就从小孔里流出来，混进人的血液。”

金明没有回答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然而，小圆珠里装着什么毒药呢？很显然，这毒药是很毒很毒的——一只针尖那么一点点，就杀死一个人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金明不得不求助于他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了。不过，这个图书馆全部装在一个只有普通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小的方盒里！它藏书达十万册！因为这些书都析成全息照片，缩小成芝麻一般。查阅时，只要按动电钮，在荧

光屏上很快就会出现所需要的资料。

金明调阅了小方盒里关于毒药的中、英、俄、法、日文资料。

凭借金明多年的经验，知道最常用的毒药是“山茛”——氰化钾。然而，科学文献上记载着：“氰化钾使一个成年人致死，起码要 100 毫克。”100 毫克的氰化钾，比半粒米还大，无法装进那粒小圆珠。

荧光屏上出现有机剧毒药“氟化醋酸”和“二甲基录”的致死数据，均为 50 毫克。金明用右手手腕上的袖珍电子计算机算了一下，发现也决非那颗小圆珠所能容纳的。

剩下的更毒的东西，荧光屏上出现这样几种名称：“放射性元素”、“病毒”。

渐渐的，东方露出鱼肚色，即将拂晓了。清凉的晨风，吹走了倦意。金明眉宇间的“川”字纹紧皱着，陷于苦苦思索之中。

正在这时，电话铃声打断了金明的沉思。这是戈亮打来的，报告了紧张情况：在二楼苗总卧室的窗口，有一棵杨柳树。正对着窗口的柳枝上，歇着一只蝉。这蝉怎么歇在柳叶正面而不是歇在柳叶背面或树干上，引起了戈亮的注意。他用竹竿碰了一下蝉，蝉竟然呆若木鸡，一动不动。这样，他爬上了柳树，抓住了这只古怪的蝉。一看，原来是个伪装成蝉的窃听器！

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——敌人魔爪果真已经伸向苗总！

就在戈亮的电话讲完之后，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。这一回耳机里传出李大夫的低缓的声音：陆副总工程师垂危，看